# 兩浙名賢錄

#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三目次

## 讜直

宋三

吏部侍郎袁廣微甫　　工部尚書范子式楷

左司諫曾西土幽　　右正言郭子奇磊卿

左司郎官朱景雲元龍　　戶部侍郎何宗玉琮

侍御史劉正甫漢弼　　翰林學士洪舜俞咨夔 子附

右曹郎王守仁有開　　大理卿毛鴻甫遇順

給事中孫守叔夢觀　　刑部侍郎潘南夫凱 子希聖 希仁附

監察御史汪行之自強　　刑部侍郎劉聲伯韍

右司郎中趙敏則崇潔　　大理少卿王載仲持堊

禮部侍郎孫仁則榮叟　　太學生王汝善仁孫

元

平章葉太白李

翰林趙與票伯祖師淵附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淦陽賀應旂士以氏閱

讜直

宋三

吏部尚書林和叔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金谿縣郡督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納告敕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論事無所廻避遷

殿中侍御史、兼侍講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問時政闕失大中言孟春雷電則陰勝陽之義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其邪正在所當辨趣向果正雖一節可議不害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害爲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無責其一節之過以消沮其正大之氣不正者當深絶其漸無以小節之可喜而長其姦僞之萌則君子得以展其蘊而小人無以容其奸帝問今日羣臣孰賢、大中以知福州趙汝愚對汝愚由是被召江浙西路民苦折絹和買重輸大中疏論之有旨減其輸者、

三歲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爲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乎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

遷給事中兼侍講知閤門使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
他語陰請納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吏部
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官與內祠龜年除煥
章閣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請留龜年
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
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救之汪義端頃爲御史以論趙
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
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
希侂胄旨繳駁落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

心作圃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將事一一不以掛口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爲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邪客曰縱不求禍盡亦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乃可懼而免邪及侂胄誅召見試吏部尚書權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元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

太府卿項平父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松陽人淳熙二年進士召試授秘書正

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六軍萬民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思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使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則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

不容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恐竭財帑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無不省者省之又省以至簡樸成風則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蝝蝗之災可活也國

力目前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後祖宗之業豈人
柵之情惟吾所爲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與祠
安世幸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
由給舍經使快行直送熹家竊觀聖意必明知熹賢不
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
駁與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
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
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
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

號召異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開禧用兵起知鄂州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韓侂冑所惡遂除安世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以功升太府卿兼權荊湖宣撫使尋坐事論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於世

兵部侍郎楊元範大法

楊大法字元範武義人登淳熙二年進士第授知龍游縣累遷監察御史時四方多水旱疏論三事一曰民訴災傷不可疑其不實二曰減放租稅當使民被實惠三曰禁遏糴使穀粟流通尋除殿中侍御史冬雷繼以淫雨上封事推明天人之理乞法祖宗敬天治國以自警尋除侍御史兼侍講乞置言事官章簿以備燕覽內侍鄧彰等指使毆人至死奏行法當自近始乞付有司以竟獄事除國子祭酒兵部侍郎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

鎮江府乞祠以華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贈中奉大夫大法在言路所上六十餘奏皆剴切有益於時所著易說若干卷行於世

樞密院編修石天民斗文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登隆興二年進士第調天台尉遷臨安府教授丞相史浩薦其學行改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論朝政言甚剴切略曰朝廷譬如藏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別開便門不知便門之私乃復滋甚一時以為名言因目之曰石大門除知武

康單晚益嗜學有袁公業之風

吏部侍郎莫仲謙叔光

莫叔光字仲謙山陰人舉進士調永豐尉中博學宏詞科歷著作佐郎尋除起居舍人紹熙二年春雷雪交作詔條缺失叔光言女謁漸行近習預政皆剴切人所難言有布衣余古上書詆宦官之叔光執奏方求言不宜輒罪言者事竟寢遷中書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外戚李孝純者數被譴責至是除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叔光曰宣贊邑帶豈宜畀用譴罰之人又內侍自匠使轉橫

行遣郡非故事皆奏罷之叔光外和而内介入西掖纔三年論駁至數十事除權吏部侍郎兼秘書監卒諡文清

禮部尚書倪正甫思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秘書郎除著作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内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中書舍

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皇后寢預政思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閒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

口議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冑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況未見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論之以呈稿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徑竇稱門生不足稱恩

坐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
聞之大怒諷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既復召首對乞
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
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爲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金
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從禮部尚
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宜叅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
除目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
而彌遠上章自辯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
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邪宜親擢臺諫以革權

臣之獘竝任宰輔以鑿專權之失弼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弼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弼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論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罷久之除寶謨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泰十三年卒謚文節

監察御史宋伯允元之　兄元龜附

宋元之字伯允餘姚人少穎悟與弟元龜同受易於汝陽程迥舉進士光宗初受禪求直言元之極言宜蠲冗濫士風不競宰相依阿佛老蠹民武事廢弛並切中時弊召赴行在賜對請剸邑自試知弋陽寧宗即位輔臣薦可任臺諫乃自廬州判除諸司審計權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忌時韓侂胄用兵師旦爲腹心招權納賂元之抗章劾之不報因力求去竟以中旨罷歸卒於家

太府丞呂子約祖儉 從弟祖泰附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調衢州法曹召除籍田令寧宗即位進太府丞時韓侂胄寖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

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返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驗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所御筆之除直堂不敢重違臺諫不致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衆怒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皆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亦不肯御於黜陟

廢置之際閭得闒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附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既上東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罪不至是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為寬恩

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前日所言何事然後知祖儉之竄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内地侂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在謫所讀書

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州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從弟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性疎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游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當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

儉殁。既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孺之師例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厮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

亟誅侂胄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游其謂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知必死埶以身徇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庭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汝誠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

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旣死道出潭州鏤文子爲醴陵令私瞷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侂胄誅詔雪其冤特補上州文學改授廸功郎監南嶽廟母喪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枏爲之具棺歛而歸葬焉

布衣余古

余古錢塘人光宗初罷拾遺補闕官近臣罕進言者紹
熙二年五月古以布衣上書曰聞者側聞陛下宴遊無
度聲樂不絕晝之不足繼之以夜宮女進獻不時伶人
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内中宮
殿已歷三朝奚用更建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今上
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令之下蓋自副將而殿
步帥各爲高價但如其價則有特除此爲害之大者良
由公卿持祿保位備員全身如漢之石慶唐之蘇味道
滿朝皆小人也陛下果能以漢文帝爲法唐莊宗爲戒

郎乞昭示詔旨嚴下約束除太常樂工立定員數凡俳優抵戲皆放而為民美女麗人自今無獻宴開以時酒進有數宦官不得干預朝政使倖悉去忠良並進問安侍膳之餘宜庭燕問講讀經史怡神養性享名教不窮之樂固嵩嶽無涯之壽豈不休哉帝震怒命議編管言者救之乃送秀州聽讀

宗正少卿徐文子邦憲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

第三遷秘書郎韓佗胄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郎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冊歲名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為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霈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發倉粟以賑饑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相為表裏也又上佗胄書佗胄惡其言嗾御史徐柟擊之鐫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東漕以戶部郎為淮西總領佗胄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

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維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書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丐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年五十七謚文肅

吏部郎中張子智貴謨

張貴謨字子智遂昌人第進士主吳縣簿改知江山縣會亢旱閔雨因攬鏡有詩云不見片雲頭上黑頓添一夜鬢邊霜遂蠲其賦十之八郡將怒詰之力陳其害不

能奪光宗即位按歷進青極言民力已窮邦本不固民
科斂之繁宜一切罷去以廣維新之澤剴切幾萬餘言
轉朝奉郎輪對陳三劄及民間疾苦一十八條光宗
嘉納之三年除太常主簿五年除司農寺丞轉朝散郎
一月以劄子袖見時宰論易革與大過之義有忤是歲
西浙旱災毘陵尤甚城邑騷動遂出知州事陛辭奏陳
飢民之數及請給降米斛光宗曰米未多卿且好去賑
濟故謝表有曰聖慮紅粟之未多而奉玉音之甚切涖
任講行荒政飢民賴以全活者五十萬衆明年轉朝奉

大夫賜對便殿論人君之心與陰陽之氣相感實歲之
豐歉所係上皆嘉納除吏部員外郎陞郎中樞密院檢
詳諸房文字奉使金國回内殿賜對因論禮莫重於分
分莫重於親今北虜犯分而夷其親雖欲不亡得乎願
朝廷爲内修外攘之備因極言時弊凡二十餘條轉朝
散大夫會行郊禮又極言郊赦爲小人之幸不可爲常
上可其奏未幾被論奉祠賜里以磨勘轉朝議大夫特
封遂昌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所著有九經圖述韻略
補遺

司農卿王慶翔夢龍

王夢龍字慶翔新昌人慶元三年進士授天台尉辟為京西檢法官抵襄陽屬大人宜撫項安世咨以征謀一時書檄咸出其手士皆感動改尚書左銓知能游金華二縣咸有惠政歷遷大理寺丞極言今日議論不明體統不一邊備所當嚴歲幣所當絕和好不可恃攻守不可勉言甚懇切上嘉納之擢監察御史首論婣婭苟容士風大壞宜申貪墨之禁又條上備邊備蜀各四事皆一時急務遷宗正卿以歸養辭除直秘閣知溫州討平

海寇境內畢知主管建康府崇信觀知婺州撥官田千七百畝為助役倡民亦各以田助得田六萬有幾以備當役者用又以水旱兩奏蠲 稅民甚德之召赴行在見上論中庸致中和大槩以為天道之運非祁寒大暑不足以成歲功豈其約二氣之中不寒不暑而得為中節乎九官並命四罪咸服刑賞之中節也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好惡之中節也除司農卿權戶部侍郎以疾歸八年兩卒年八十三猶口占遺表書以獻特贈正奉大夫會稽縣開國伯夢龍事母以孝聞寧宗受禪推

恩不以官其子而以官其弟袤錫所著有西銘解諸書

吏部侍郎袁甫廣微甫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授秘書省正字入對疏陳五可懼言甚剴切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與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衰微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疾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為臺諫敢於論駁者為

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議體是意以行之旨
後有偷安蹇蔽者甚出通判湖州遷秘書郎尋遷著作
佐郎知徽州外艱服除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
旱亟發庫庾之積遣官分行賑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
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幽軫之時江閩寇迫
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奕之檄諸郡關制司聞於朝
爲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
移司番陽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都
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厨

一機災變之作，惟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幸屬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轉將作監領常平事如故。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為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隸漕司，綱運供費增益無紀，又丁米錢久為漳泉興化民患，甫皆奏蠲之，

遷秘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條見懷剴切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副求言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然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故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故足貴也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

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捃摭以
奏甫言是消天下讜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
繳奏不摘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禍
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
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
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
人心最不悅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
江西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
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

輕易今朝廷甘心用女子異心之人臣謂不得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權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繫誠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乃出甫知江州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為急議和恐誤事又奏備邊四事嵩之移荆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復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在淮西王檝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

西者誤謝南疏留中不行翌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叅
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累命皆辭不報遷
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湧旱魃爲虐楮幣蝕其心腹
大敵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
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課其問學時邊檄
日至甫條十事至爲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
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
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慨然以師道自任切於愛
民所至有惠政立朝正直無所阿附王應麟謂近世檢

魁之有益世道者甫一人而已

工部尚書范子式楷

范楷字子式鄞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歷官工部尚書先在經筵因事啓沃邊陲州郡關於朝政者知無不言李全據淮安反狀益急宰相不能決猶委曲撫護大臣更諫不納楷上書曰賊全猖狂恣睢舉朝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獨丞相隱忍不發其爲保姦誤國甚矣昔郭子儀爲中書令考於史傳家食爲多今丞相獨當國柄二十二年所在竊伺一旦禍機竊發變不可測將無

以謝天下、遂忤旨去位、明年、除寶謨閣直學士、卒於家

吏部尚書陳伸　子德剛附

陳伸鄞人、尚書顯之孫也、醇德碩學、爲時所尊、與人未嘗有競、仕至國子祭酒、慶元初僞學論起、伸凡七上章辨之、朝廷以爲狂言、罷斥、尋拜吏部尚書、時韓侂胄當國、每欲引去、及侂胄議北伐、伸上書切諫、侂胄惡其異已、出爲荆湖宣撫使、遂乞致仕、子德剛、歷官戶部侍郎、理宗立、遷工部尚書、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奉祠、紹定六年、召除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入對、上慰勞甚至、因

問夾攻蔡州以復讐何如德剛曰在國家不可一日忘此舉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上曰朕與廷臣深討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有之乎上默然端平元年簽書樞密院事請復濟王官爵從之居七日卒孫著自有傳

左司諫曾西士幽

曾幽字西士叔遠之姪子也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辟重慶府司法太守度正欲奏昇京職辭曰錄參章某母老請先之正歎服改秩知建昌

縣權秘書丞兼倉部郎出爲浙西提舉司陳和糴折愬肩百之擔與徙者東提刑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而至召除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嘗時雍嘉熙因諫上疏勸理宗儲震器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鳴復之過忤旨除起居郎進權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凡遣古詩以寓規正又之起知福州尋以侍郎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諡文恭

右正言郭子奇磊卿

郭磊卿字子奇號兑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專權右史彈劾權倖無所避初理宗徽時與鄞人余天錫友善既即位懷其定策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鄙劣性復貪婪門庭穢雜朝論不與磊卿上疏劾之曰臣聞鵷鷺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虞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與至治而俾股肱喉舌之任乃使雄邪厠足其間是猶行而求前也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磊卿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焉

黨之耳目所得亟除磊卿起居郎磊卿憤不得言徑出
國門求去遂鬱鬱不得志嗚咽而卒時磊卿與侍從徐
元杰劉漢弼等號稱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
皆繼以沒上念之不已特謚正肅立正諫坊以旌之

左司郎官朱景雲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少從徐僑學登嘉定十六年進
士第歷平陽青陽尉調饒州司理參軍改知雲令治最
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嘉納
語近臣曰朱元龍好作臺諫官除宗正寺主簿陞宗正

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以勢取邪中官有求封節者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筆不可改也宗臣踰圩田之訟舉朝無可否元龍毅然決之時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隳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上身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之利病皆可痛哭流涕史嵩之入相嫉其鯁直斥去知衢吉二州既而鄭清之再入相素惡其直言無忌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卒

有遺稿十卷

戶部侍郎何宗玉琮

何琮字宗玉松陽人第進士官吉州安福縣簿始至大書門屏曰以儉養廉將勤補拙入朝除左正言轉殿中侍御史先此臺諫駁爲宰相私人有彈劾先進副封琮獨守祖制斥貪逐佞多合清議與時相意忤改爲起居舍人一日諷琮駁陳塤除命答曰琮他日尚欲附善類時相大怒左遷爲福建轉運副使時相去位召入爲戶部侍郎理宗嘗夢神人云天下欲太平何琮作宰相與

日以語學士趙汝騰當國者忌之遂不果用友人以詩
悼之曰空形良弼夢只藏侍臣冠

侍御史劉正甫漢弼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登嘉定九年進士第歷官秘書
省正字時理宗欲勉戚里以學詔皇親宅置講官首命
漢弼以著作郎兼沂王府教授漢弼慨然歎曰三館清
流出入貴戚之門豈惟辱身且辱官力辭不拜改考功
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默寓規諫爲帝所簡注拜監察
御史入謝帝面諭之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

必以吉漢粥以臺綱久弛首疏三事曰定規模正體統遠謀慮論給事錢相巧於迎合肆攻擊學士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黄貢疏留中不出貢松陽人爲時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貢互按者明日貢有他命而漢粥由是去國嵩之久權國柄後以父憂謀爲起復帝益患苦之時臺諫無一人敢言者帝私計曰漢粥正色不撓是可屬任者遂以太常少卿召之臺諫劉晉之等揣帝意將有易置亟請寢漢粥新命帝怒逐晉之等四人而擢漢粥左司諫兼侍讀

復除侍御史漢弼疏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毅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也終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執遂決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笏相慶漢弼之力為多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帝嘗令漢弼擬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望

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奸邪未盡屏汰議論未能
堅定爲慮遂感末疾居無何遂卒特贈四官謚曰忠漢
弼之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
以爲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
旨微矣

翰林學士洪舜俞咨夔 子勳附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
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邊事纖悉爲盡力與之節成
都請於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首撤咨夔自近

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賦事往來故忠蜀人爲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還朝爲秘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菜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於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李全必爲國患於是臺諫交論鐫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月卽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

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
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
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　而歸閒居十年終始
全德之老臣若趙其來可為朝廷重眞德秀魏了翁皆
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翌日與王遂並拜監察御史
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擢　臺諫久矣要當極本
窮源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源權歸
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
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

轉而他屬矣權之攬此人攻繫羣臣所以傾歸之五戚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庭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

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明年改元端平咨夔預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使人人得盡言無隱又乞令內職任之寄者各舉所知皆從之時荊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東晉大將晉紀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候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傷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將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寡崇敬受

儕之元祐獨不塞端門受降之崇寧乎權殿中侍御史改中書舍人尋兼吏部侍郎與眞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上疏乞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夔奏臣數備臺諫給舍皆不能遏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帝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爲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人相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慤有助新政與執政

恩例特贈兩官諡忠文呑甃研窮經史號蕺薬文辭爲
一代文宗有兩漢詔令三十卷筆抄一百卷春秋說三
卷外內制及賦詩文三十二卷奏議三卷子勳熟熟紹
其家學而勳登淳祐四年進士爲崔與之規了翁所知
仕至兵部尚書嘗爲論發明先皇與于之意人稱其有
父風骨贈端明殿學士諡文靖
右曹郎王守仁有開
王有開字守仁平陽人初游右庠即闢論史嵩之起復
非是且陳盧允升董宋臣之奸併攻余晦帥蜀無狀由

是知名繼發右科參贊戍纂咸淳初以武職換文資由編修官兼右曹郎出知惠州不赴有開博學強記經史子傳旁及釋經洞章過目輒記憶晚慕賀知章爲人黃冠野服逍遥物外年八十四卒

大理卿毛鴻甫遇順

毛遇順字鴻甫餘姚人舉進士召對便殿超拜侍御史首論史嵩之不當起復以壞典常三學諸生皆朝廷元氣不宜斥逐以自耗削前後疏凡數十上皆時所諱言者理宗書其名於御屏寶祐初進兩淮制置使上疏極

論賈似道丁大全必誤國乞罷斥不報元大兵忽必烈聞之歎曰安得南朝直臣毛遇順者乎官終大理卿

給事中孫守叔夢觀

孫夢觀字守叔慈谿人寶慶二年進士歷官武學博士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陞太常寺丞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諫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

滋不悅出知泉州改知寧國府轉運減賦無算從入者盡籍於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丐祠所遣官聞之夜過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衙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一應目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家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

帝善其言遷宗正少卿兼權舍人起居郎八上疏辭免
除直龍圖閣與祠未幾復召爲起居郎歷兼國子祭酒
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
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萌啟敗因不少既易相之後啟
政亦自若在庭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
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
英殿修撰知建寧府未幾疾作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
卒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敗
屋數間不蔽風雨布衣疏食而重名節一時稱爲古直

刑部侍郎潘南夫凱 子希聖希仁附

潘凱字南夫樫之從子弱冠入太學嘗上書言史彌遠擅權輿論韙之登紹定進士第教授常德府勇信軍作亂凱馳入營裂帛植於門曰在營者非叛軍士皆歸無敢後白憲守止戮首亂者一軍安堵郡人德之淳祐末除監察御史連三疏論丞相鄭清之不勝任未報即行後以宗正少卿除秘閣修撰都承旨進刑部侍郎請外擢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卒子二希聖字養蒙嘗率六館論丁大全終戶部侍郎希仁字養浩兩優釋褐終將

作少監、

## 監察御史汪行之自贊

汪自強字行之、淳安人、登紹定二年進士第、爲富春簿、分司鄉邑、剏常平義倉、知錢塘縣、時值孟饗、赤縣出理起居、自強人物清修、音吐弘暢、上日送之中書、因薦其才、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舉劾不避權貴、爲之側目、舜簪筆荷槖、鵠立柱下、百僚震肅、時京尹顧嵒託婚東宫以希内授、自強露章劾之、嵒坐免官、婚亦寢、朝野悚然、尋遷大理寺卿、即乞身歸、築室故山、曰香晚以讀

書怡老不復仕

刑部侍郎劉聲伯黻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爲臺屬劾奏丞相董槐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大全敗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黄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休戚利害若己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

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廊廟至若君子黜而不
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怫結寢食俱廢臣閣撫
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
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
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
平也柰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爲之轉移祖
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倡公論而杜私說
邇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
穽以激怒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群賢彼則恐於空君

子之黨陛下幷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邪當陛下詔起耆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觀之以爲進退之機廼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絶矣比年朋邪煽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藂脞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愜人意廼令軟媚者全身緘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絶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爲少可攻之惡不爲

不多、衛窮乘孔淩有道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儼登從槖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明燭事機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恐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邪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

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爲友黨、揣其喜怒、
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覩近事不獨臺諫爲大臣友黨、內
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爲鷹犬、而聽其指蹤、爲宰相所
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順指臺諫以去之、臺諫
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
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
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而時
宰之怒竟不可逃、邪陛下萬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
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

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否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否則縱俠客以兜攬關節持濁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繳弄撥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媚相之非蹇蹇諤諤流出肺肝築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尚敢妄肆萋菲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冕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

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埃榮華貪饕頑恐又汚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浚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脈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崇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有朋邪翌僞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

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心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固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家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坎之罪又浮於蔡確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爲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向何救於國事

之爲一哉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
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首論内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
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内批命令帝王
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
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勅不足效也臣覩陛
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頻數今日内批明
日内批邸報之間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竊爲陛下惜之
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
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

而後有納賜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剗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止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穩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避嫌乃令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嫌而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為國

故致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改正字以不得其言力求解職不許會以外艱去服除授集英殿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召拜刑部侍郎改朝奉郎兼工部尚書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除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竄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敵共致將遜相位於是敵託宗祀於舟躬成仁遂起及羅浮以乘卒其妻孫氏舉家蹈海未幾而宋亡

右司郎中趙敏朗崇潔

趙崇潔字敏則縉雲人第進士累官右司郎中負人倫鑑一經品目多爲名士理宗朝中貴盧允升等專權招賂濁亂朝政廷臣畏其勢胥箝口不敢出聲崇潔獨抗疏數其罪惡乞斥罷以肅宮府由是名振朝野居官不受私謁所至以激揚著聲

大理少卿王載仲持厓

王持厓字載仲樂清人選入太學有聲嘗率大館叩閽論史嵩之士論歸重登淳祐進士第入浙西帥幕時有薦丁大全可任臺諫者持厓謂其內懷姦狡外示狂率

使其得志必爲國家憂大全聞之滅爲未幾以著作兼左司郎與潛罷相持屋輪對言於理宗曰宰相進退人材當進賢退不肖不當以用舍快恩讐潛肰上疏力爭之不聽遂罷歸賈似道怨潛甚疑持屋黨潛併惡之由是十五年間三被擢不越郎曹二典郡皆不終似道敗始除大理少卿未上卒

禮部侍郎孫仁則嵘叟

孫嵘叟字仁則餘姚人句容令林之子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擢監察御史論賈似道罪重法輕當斬之以示

國法德祐初元兵渡江文天祥起義勤王左丞相王爚趣天祥入衛而右相陳宜中與爚不相能以故深結留夢炎而黨黃萬石奏勿使入衛以沮毀天祥天祥列上勤王及留夢炎利害皆內忌夢炎莫敢關白嵘叟取所列徑造御前奏之於是復有旨趣天祥入衛仍乞倚任天祥竄宜中夢炎及黃萬石呂師孟以作忠義之氣時朝議方倚重師孟求好於元不報嵘叟居官竭忠盡智排斥姦回不爲身謀尤精於易所著有讀易管見諸書官至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卒謚忠敏

太學生王汝善仁孫

王仁孫字汝善松陽人肄入太學博古工文辭議論慷慨以名節自許時賈似道以母憂起復毅然曰三綱絕矣率同舍生請博士陳著偕詣闕上書切諫以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奪其操是代陛下行罰也書上不報似道怒欲竄寘之上不可乃止仁孫遂謝病歸未幾宋祚遂屋痛哭憂憤以不能興復致疾卒

元共三人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少有奇質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彗出於柳理宗下詔罪已求直言是時世祖南伐駐師江上宋命賈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班師鄂州圍解似道自詭以爲已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端揆置官田關子其法病民甚中外莫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略曰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繆司台鼎變亂紀綱毒害生靈神人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竄李漳州似道既敗乃得自便未幾宋亡歸隱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慰

兩臺爭辟之俱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末有云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勳之語世祖習聞之每燕享稱歎及是以姓名聞世祖大悅即授奉訓大夫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祖諭

之曰此行必致蘇李來李既至京師召見披香殿勞問聊遠來李書且曰聊霸時論似道者朕嘗識之吏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贖官廢李因奏曰臣欽覩先帝詔書嘗創業時軍事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繫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材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乞一切蠲免可

其奏、特拜御史中丞參商議中書省事李國辭曰、臣本羇旅、荷蒙眷知、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總察中外機務、臣愚不足當此任、且臣昔竄瘴鄉、染足疾、比歲尤劇、帝笑曰、卿足疾於行、心豈不可行耶、李國辭、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臺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徑直聞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律遷處文移、臣嘗謂臺臣言事、各許實封、又曰、憲臣以繩愆糾繆為職、苟不自檢於舉措、何有其有貪

姦欺僞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制曰可由是臺諫得實封言事會尚書省並設李資政大夫尚書左丞李復周辟且言論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擧太公豈循格耶尚書繫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材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原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將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非爲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

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秉間言宋以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帝大寤事遂寢陞尚書右丞轉資德大夫時淮浙飢饉穀價騰湧李奏免江淮租稅之半江浙湖廣江西粮十七萬石至鎮江以賑飢民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以避方遠夷得之無益軍旅一興靡費鉅萬今山路險峻深入敵境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陞平章政事李劉請解職南還累疏許之賜以玉帶靴秩一

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李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爲平章政事佐丞相完澤治省事李復上表力辭未幾卒年五十一帝嘗問兵部郎中趙孟頫葉李與留夢炎孰優孟頫對夢炎優帝笑曰不然夢炎以儒魁位宰相而附賈似道病民誤國伴食中書無所可否李儁由諸生力詆似道其過夢炎遠甚然其性剛直人不能容而朕獨愛之也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愼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

官一毫不以自私贈資德大夫追封南陽郡公諡文簡

翰林學士趙晦叔與票 伯顏 祖師淵附

趙與票字晦叔台州人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至渡江與票率其宗人之在鄂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票對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姦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咨訪與票忠言讜論無所顧

忌進直學士韓侍講疏陳江南科斂急督稍詒大姓宋
世丘壟暴露皆大臣扳易明詔所爲二十七年京師霧
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與票又疏言權臣專政
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罷
貧屢有守有抱負可大用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虎者
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
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授受具有端緒爲與許
衡論伊洛關奧衡雅敬之與票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
孟實以終養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爲葬成宗命

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黃岩嗚呼遹歲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諡文簡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三終